



# 秦良玉与“太保祠”

□黄玉才

为纪念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而修建的大都督府“太保祠”，初建于明崇祯年间，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改建，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坐落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城龙河之畔。太保祠，成为南宾古镇老人引以为豪的永恒话题，谈起这座古建筑，土家人津津乐道。因其历史背景和传奇故事，牵连着明末清初那段风云历史，也牵连着名震朝野的巾帼英雄秦良玉，她的功绩为《明史》书写了光辉的一页。



万寿山——秦良玉曾经练兵的地方。据新重庆—重庆日报



秦良玉太保祠牌楼（1957年）

## 秦良玉 率兵护国不让须眉

秦良玉，字贞素，明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生于四川忠州鸣玉溪畔。万历二十三年嫁四川省石柱（今重庆石柱县）宣抚使马千乘为妻，善骑射，习兵法，通词翰，仪度娴雅，文武兼备，夫妻同治石柱，劝农勤耕，闲时练出一支令清军闻风丧胆的“白杆兵”（石柱土兵所用白木杆带铁钩环的长矛武器，攻城爬墙、登山涉水，以钩攀援，屡建战功，故号称“白杆兵”）。万历四十一年秦良玉随夫举兵平定播州（今贵州遵义）土司杨应龙叛乱。万历四十五年八月，夫死袭任其土司职。天启元年，率“白杆兵”援辽，血战辽阳浑河，其兄秦邦屏与1000多明军将士战死沙场，其弟秦民屏突围出。秦良玉亲统精兵三千镇守山海关（榆关），重创清军主力，名震朝野，明熹宗御赐“忠义可嘉”匾，授夫人诰命，进二品服褒扬其战功。是年九月，又举兵平定四川永宁（今叙永）土司奢崇明叛乱。明崇祯三年，清军大举入关，永平、遵化、滦州、迁安四城失守，进逼北京，崇祯皇帝急诏天下将领抗清勤王，惟偏居西南土家苗岭的秦良玉自筹军饷，自剪蜀锦征袍，万里赶京勤王，驻兵北京宣武门外（现“棉花胡同”和“四川营”），收复永平等四城，战功赫赫。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召见于平台，赐蟒袍玉带并御笔四章表其战功，发出了“蜀锦征袍自剪裁，桃花马上请长缨。世间多少奇男子，谁肯沙场万里行？”的感叹。

崇祯十七年五月，清军入关攻破京城，明亡。南明隆武二年，思文帝封秦良玉为“太子太保忠贞侯”，并御赐“太子太保总镇关防”铜印（现藏重庆三峡博物馆），号召

秦良玉在西南蛮荒之境的石柱树起“反清复明”的大旗。清顺治五年五月二十一日，这位驰骋疆场、战功卓著，戎马生涯40余年，足遍长城内外、云贵高原及长江两岸的民族女英雄，含着国恨家仇离开了人间，葬石柱城东回龙山，丰功战绩尽载《明史》。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政府为唤起民众爱国热情，特在重庆举办了“秦良玉文物展”，郭沫若还即兴赋诗四首盛赞秦良玉功德。

## 太保祠 一家三代英明永传

为了纪念这位民族女英雄，清乾隆三十九年（公元1774年），秦良玉的六世孙石柱宣慰使马光裕节妇陈氏，呈请石柱直隶厅同知王紫绪批准，将土司旧署改建为“太保祠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：太保祠原占地面积19200多平方米，由门坊、正殿、寝殿、后堂、玉音楼、柏子堂、坐隐楼、宾月楼、芹香亭等殿堂亭榭组成，规模宏大，极为壮观。大门牌坊飞檐翘角，黄色琉璃瓦覆盖，显得古朴典雅。两株倚天积翠的古榕掩映着楼阁。建有东西辕门牌楼，门额书“大都督

府”，门联刻：“汉室将军甲第，明朝都督人家”。正殿内，秦良玉戎装塑像居中，子马祥麟、媳张凤仪和孙马宗大的塑像分列两侧。由寝宫入内是宾月楼，殿檐下悬着明熹宗御赐的“忠义可嘉”匾额。寝殿内塑秦良玉和马千乘夫妇并坐的塑像。玉音楼五楹三层，这是全祠的精华建筑，屋檐是用象鼻、芙蓉、犀牛斗拱结构，雕梁画栋，精美动人，檐下悬“龙章四宝”匾额，系当年土司敬奉皇帝御书的地方。

玉音楼外还建有花园、池塘、亭榭、回廊和小巧玲珑的石拱桥，将诗情画意与江南园林的美景融为一体。古祠内原建有碑廊，有秦良玉孙马宗大于清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书刻明崇祯皇帝御赐诗碑，惜御诗碑毁损不存。

碑刻载青史，古祠历沧桑，历经200年的太保祠，仅存“太保祠”名。抗战时期，重庆防空司令部在石柱设“六一”防空监视队，队部驻“太保祠”，成为全县防空预警指挥中心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太保祠是二轻局办公楼，一排排修建于上世纪中叶的砖混楼房，掩盖着一段辉煌的历史，早已不见雕梁画栋和檐牙飞角。更遗憾的是，20世纪末，一场“旧城改造”浪潮，把千年古镇南宾镇境内的所有古街、古祠、古楼毁得一干二净，气势恢宏的“太保祠”拆除修建农贸市场，成为远逝的风景，盘根为挥之不去的怀古情结。

如今，在玉带河畔，修复的玉音楼，焕然一新。旗山龙河风雨廊桥旁的良玉广场，重塑的秦良玉桃花战马像，立马横刀的英雄形象，铭刻在她的家乡每个人心中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秦良玉雕像  
据新重庆—重庆日报

## 安闲而居

□宋燕

人这一生，大概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便开始了漂泊与流浪。漂泊红尘，浪迹天涯……我们不停地远行，亦不停地回望。所以，当我决定去探寻安居古城时，心里便格外地生出了一份宁静与安然。

安居，安闲而居！

下了车，再走进一片田园。虽说已过了秋分，可天气依旧是热。紫陌上，尘土飞扬，山野间，草木凋黄。突然，前面不知道是谁大叫一声：“黄楠门到了。”我应声抬头，只见前方一大片空地，中间立着两棵巨大的黄葛古树。古人云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可眼下这两棵树，状如英文字母中的“X”，与其说是连理，倒不如说是同心。

同伴们蜂拥着朝那棵树奔去。而我，一向不爱凑热闹，反倒放缓了脚步……也正在此时，我发现，原来我的双脚正好踏在一座小小的古石桥上。那是极小极小的石桥，两米来长，横跨在一条清浅的小河沟之上，青石筑成，并无栏杆，与风尘仆仆的乡间小道融为一体，既不显山亦不露水。再向前看去，只见那桥头又是一棵巨大的黄葛古树。遮天蔽日，华盖浓阴，碧绿的树冠仿佛一支饱蘸浓墨的大笔，翠墨丹青洇染进了头顶高远的云天。

我像是一个冒失的孩子，就那样猝不及防地闯进了千年前马致远的《秋思》里。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我蹲下身来，轻轻抚摸着那冰冷的青石的桥身。青石缝里开满了碧绿柔软的青苔，像是这寒凉人世开出的绚烂瑰丽的花。石桥下，水流清浅，缓缓流淌。石桥头，黄葛古树，静

谧安然。

同伴们站在黄楠门的“同心树”下，快乐地吆喝着叫我过去拍照留念，我微笑着摆了摆手。所谓景点，总是人间奇迹，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供万人观瞻，而我大抵更爱在这最为寻常的人间烟火里独自寻欢吧！

待得第二天醒来时，已是秋叶满窗，微风习习。有人说，全国各地的古城或是古镇，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子。青石小巷，仿古建筑再加地方小吃与义乌小商品……这亦像是眼下的安居古城。

我跟着一群人，独自寻觅亦独自冷清。走过几条小巷，穿过数座牌楼，再过厅，进门……突然只觉书香扑鼻，神清气爽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间四方大屋里，摆满了玻璃橱柜，里面整整齐齐地陈列着各种旧书。我不禁退出屋外，仰头再看门楣牌匾——“奎文阁”。蓦地只觉这三个字那样的金光灿烂，光彩夺目。它们高悬云端，似乎此刻还在对着我眉开眼笑。我不禁心下大悦。奎文阁，这可是大名鼎鼎又深不可测的孔庙藏书楼啊！

站在门口，静心、闭目、深呼吸，再睁开眼睛，轻轻地向屋里走去。从左到右，依次是唐书、宋书、明史，另一边还有晋书、公羊春秋……各种久仰大名、如雷贯耳的古代典籍，竟然此刻就那样静静地置于我的面前。泛黄的纸页、石印的文字、索线的装订。它们就像来自时光深处的贵族公子，那般温润如玉，静穆端然。我仔细地端详着它们，只觉清风徐来，明月入怀。

一抬眼，只见面前的一摞书，既旧且破还布满尘灰，可就在这摞书的旁边，贴着一张洁白的小书签，上面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着：“绘图石头记，石印本，一百二十回”我

简直惊艳得想要叫出声来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我伸出手，蜻蜓点水般地碰了碰那尘封的书页，像是轻轻地触碰那一段早已长满苍苔、久远的光阴。

再向前看，只见那《石头记》的旁边竟赫然放着一整套《西厢记》。瞬间想起，那个花谢花飞飞满天的春日的午后，宝黛二人共读西厢……“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。”他们当年读过的西厢，会是像今天这样的书吗？只觉眼前那石印版的粗眉大眼又古拙质朴的《西厢记》，竟然瞬间变得那般温婉柔软，眉目含情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！

不知道很多年以后，当绛珠魂归离恨天，当神瑛消失于茫茫风雪之中，世间是否还有人，偶尔回忆起属于他们的少年往事，是否亦会如当年的纳兰容若那般，过尽千帆，唯留一声长叹：“当时只道是寻常！”

藏书楼中有修书人，此时正静静地立在我的身边。他说，有时候修葺这些图书，仿佛就是在为这些书中人描眉画眼，对镜梳妆。我扭过头，静静地看着修书人。书与人，人与书，皮相与灵魂，原来世间人情，前世今生，因缘际会竟是那般盘根错节，抵死缠绵。

猛然想起藏书楼里的镇馆之宝——《雷峰塔经》有云：“谛听！金刚手，此是未来、现在及已般涅槃者全身舍利，皆在宝篋陀罗尼中，是诸如来所有三身亦是在中。”

惟有以清澈之眼，还我以清净之心！

走出安居古城，我不禁再一次驻足回望。只见眼前秋阳渐沉，彩霞满天，惊鸿翩飞。我挥了挥手，默默地向古城作别，再转身，义无反顾地走进那渺无边际的烟火人间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